

奇来后书

杨牧 著

告别原初之山与海

置身多样的人情与

知识环境之间

杨牧文学自传

理想国

agains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奇来后书

杨牧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洪范书店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仅限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台湾、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来后书 / 杨牧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495-4413-4

I. ①奇…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414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40千字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设定一个起点	1
诗人穿灯草绒的衣服	9
青烟浮翠	33
一山重构	53
雨在西班牙	77
复合式开启	111
神 父	135
翅膀的去向	153
左 营	169
谁谓尔无羊	181
加尔各答黑洞的文字档	193

抽象疏离 上	213
抽象疏离 下	225
爱荷华	239
翻译的事	263
蜘蛛蠹鱼和我	277
融之天涯	303
破缺的金三角	325
中 途	365
奇来后书跋	397

设定一个起点

那时不知道海水无涯岸也提示离合。坐在高处瞭望远方，并不等待什么，像飞鱼季边远茅草屋架上一个孤单的族人，负责将眼睛张大，看水面可能有什么异常的动静，现象？渔汛的云彩，夕阳下晚归的独木舟在金色浪涛上浮沉，和着时间允许的轻歌；或者看不清楚的台风，传说的战舰，甚至吞噬的海啸掀天的津波，也可能都不存在。所有看过的海都附着于陆地，在我梦想设定的框架一隅，远近变化突兀升高，或温存如手臂缓缓伸到近山处才将五指张开，和濡染的浪花那样亲密地嬉戏着，永远没有厌倦的时候。

一片海洋依靠着青山丘陵或即使只是浅浅的沙滩，

就像装裱了框架的画，不错，被我规范在特定的尺寸里，从我变化角度的眼光望去。我看到石壁上下的皱纹配合着造化的刀斧延伸，看到阔叶浓荫，错落的山花直直下探波浪，于是就在内向折叠的岩崖尽头忽然遭遇，看到瀑布飞泻将山形洗出意象，如人面，如垂长的手势，如踞卧的女体沉沉睡眠；另外那边有风潮长年拍打着低地，经过山洪冲击，洗涤，无数的石砾推挤在一起，并且留下一些空隙让芦苇生长，在十一月微凉的空气里为谷地绽放广被盛开的芒花。大水淹没不及的高度就让给林投树，张开它们多刺的大叶无欢地迎向骄阳，风雨，生死循环，散布到远处，累积在我心中，变成一种鬼魅的颜色且游离聚合，带着凄苦的歌声。沙滩近水的地方永远明亮——甚至就是那些掺合着许多异样彩晕的石子，在午前的太阳反射里闪闪发光。这时只见长尾禽类飞翔来去，多变的羽毛掠入矮木丛中，想象有声相呼，又倏忽穿出，或许已经在这季节新营的枝叶巢里下蛋，牢记那个位置；还有比它们更沉着的鹰隼，重复不停地盘旋，在更接近潮水来回的方向，仿佛永远不休息地探瞰着比较干燥的地面，在树枝与草根之间蠡测一只小蛇的位置，

并且也牢记，随即振其劲翮，竦身俯击。

这样依靠附着于陆地，在自我意识所能领会的范围里，广大的海理当如此，我想，纵使自我占领的方向望去，仿佛孤守着界外飞鱼季茅草屋架上的族人，向远处投射不定的眼光，那相对的方向，恐怕就是伸向永远，无从想象的终点，或者起点。而我就从这里开始追寻，从这里开始追寻一切未知，已知的终点。无论如何，假如有一天我们迷失在海水当中，我想，三边茫茫无涯岸，我即使再渺小无助，确定还有一个依靠的陆地，一个岛，就是完全确定的方向。而我现实的起点，难道不就是我想象的终点吗？

有一次又坐在海滩上，忽然陷进一种从未曾有的混乱状态，感觉就是现在此刻，海啸来了，它终于来了，随着残余不断的地震，冲破我壁垒坚固的想象和现实人生，去过的和没有去过的田野，河川，丘壑，以它一波接一波的立起之姿，从我习惯凝望的最远，未知，因为什么恐怖的原因，它迢迢赶到，当白云还在蓝天飘浮，聚集，分散，制作无数谲幻，不可追踪的形象，将影翳一一抛落在前方，海啸就在这时候如预料来到，而我是

那大水的见证。我四处张望，心想这时应该赶回市集人多的地方，大声宣告，海啸来了，并且提着一面铜锣沿途不断敲着，海啸来了，我看见了，在波光和传说后面。深邃的复仇。为了什么恐怖的原因，它就发生了，停留在谣言的阶段。后来持续许多年，我还幻想那强烈的海就这样直立起来，从遥远那水平一线无预警，快速赶到，以雷霆的姿势。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有人正从太平洋彼岸最远的沙滩举步向前，走进水里，比深海的地层变动更全面的，是我赤脚践踏过处有回声震动，使得海底山脉为之激荡，折叠，崩溃，引起掀天的水势朝西扑去，我长久以前孤单独坐的地点，日落的方向，我们的故乡。我站在那里揣测，大水以毁灭的姿势奔往，越过太阳的门槛和月亮的眠床，朝我心中怀抱的领域前进，集中在清水断崖和海岸山脉陂陀等距的地方，正面袭至，即将到达南滨堤防。

现在和过去重叠：海水溶融一体，潮汐随月阴晴起落，发光的石子散布滩上，累积，向前无限延长；风从四方吹到，起点和终点同时存在于我自己的心，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超越了航海人指北针的限定。

然后，就在我们渐渐步入另外一个习惯于和时间对立，有时恨不能将它遗忘以坚持神秘的创造力，那样一个充满危机的阶段，岁月，有一年夏天溽热犹未完全消尽的夜里，我从梦中惊醒。梦里一点强光在墨绿的防波堤前失速下坠，以它自己的亮度那样燃烧着，白热化的一点，对我显示无可形容的恐怖，划出它坠落前后怎样计量之刹那或永久；我在梦中意识到我是在梦中，而恐怖是假的，随时可以解脱，如童年的恶魔，忽然来袭，忽然排除，假如舍得的话。这时我才明白，梦中幻影，它曾经长久撩拨我童稚的幻想，和向往，追求的心，现在正以沉沦的异象警示我，提醒我，却不是为了使我会恐怖，而是为了使我在多年阔别之后，感觉那不舍，即使梦魇也不外乎如此；中夜醒来，真正有了一种遥远，孤单的感觉，除了那白热的火焰犹无声下坠，为我厘定海水亿万顷终将回流我们的筑港，我的起点。

但所有的海都附着于陆地，在我设定的框架一隅，在我们的领域全部，无论风雨的日子，太阳的日子，暗晦和灿烂的日子。我知道这世界比眼睛看见的大，不是那框架所能规范。我朝左边望去，宝蓝碧绿的七星潭如

此深邃，沉静；右边，山脉刚开始的小丘在浮波表面涌动。而正前方最远无尽的空间是广阔，开放，渺茫，是一种神魂召唤的永恒。

那里散置在无边浩瀚的大水间，有许多数不清的岛，比台湾更大，更小，黄金和珐琅镀亮树木和花草，动物的脊背，昆虫的触须和脚，人的眼睛和心肠，在烈日下，月光里闪烁，如无垠的歌声随风飘扬。那里还有一望无际的陆地，人们麋集的城乡以公路纠结，联络，而火车蜿蜒来去，经过大平原，在海洋与海洋之间；他们集会，辩论，投票，热衷探索和冒险。在那最远最远的地方，海水和尘土之外，他们投入漫长的时间创造神祇，魔鬼，和幽灵，殊异的信仰；他们创造科技，医学，和形上论述，另外一套制约的伦理，法律；制作美术，戏剧，和诗。他们自有完整的历法，根据它度过公共假日，遵守婚礼和葬仪，规定工作与休息的时数，劳动为获取报酬。体制存在，想当然就是，其他的不是我所能揣测。可能来自翻译小说，例如友谊和爱情，往往也以死生相期许，不怕断头台，烈火，洪水。他们经历战争，暴露人的勇气和牺牲，残忍和懦弱，随之而来的饥谨，贫困，以及

瘟疫黑死病。在一个同样山川悠远的空间，它绵亘无止无方位延长，扩大，遂逸出少年心境，倏忽飘举；它变化莫测，显示继之以隐藏，消灭，一如时间隔离在记忆背后，过去现在和未来交集锤打着一颗向往的心，可能真实，更可能只是亵渎性灵的谣言，一条通过塑胶仪器投射的虚线，诡辩的理论，接近虚无。惟其如此，似乎已经从我的想象疏远了，并且随时有被我淡忘的一天，从时间概念里流失，迷入我拒斥的沼泽，深渊，或知识欲望的荒原，我想：就在我的正前方，必然的世界，我的意志直线投射必然可以到达的落点。我将起立，朝向那缥缈，单一时空的领域去探索，发现。

那一年夏天从金门回来，俯看白浪细微汹涌过海心错落的岛和岛：飞机在白云间穿梭，将半透明的影投落，俄而显现，忽然消逝，在水面浮着。眼前是得未曾有的幻影，水陆嬉戏，调情，在不能想象的，随时变化的空间。毕竟看海并无限定从我们熟悉的角度才看海。而短暂这一刻迎向我的，在这样归航的时候，特定的方向感，提示予我的又远远超过我们孤独的模拟。如此自觉的时空压迫，飘摇的岁月，在蹉跎浮云间飞行，光与影交替

计算着前程与后路，直到个性为之疏离，在高速中体会，若是换一个人，在另外一种高速中，将如何体会，并接受灾难，福祉。我恍然大悟，关于舍弃与获取，和其中几许不安；关于远行，远行遍赴异域之必要，即使只是为了印证少数想象运作的细节，检验书上记载的，存心找到类似，符合的资料，也情愿因为辛苦钻研，追求之后，竟发现层出不穷的原是虚假，欺诳，变造的公理，而失望——毕竟那过程是我的过程，而那自恃突显的勇气是真的。

或许就是因为有了这样恐惧的自觉，我们才会在岁月的阴影下，有一天当孤独挟其极大的沉默来袭，才会凛然发现人可能就是完全，绝对无助的，除了向你一己之心求援，役使你个人的神志以创造意象来陪伴你，在寂寞的沙滩，排比，结构，教它们彼此作用，建立修辞语境，产生诗的意义，抵抗那无边的空虚。啊！你记得那海水，那些波浪的形状：或者是蜉生的鱼苗，或者是水草，而远处那一片大的？“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你才看到筑港的水位彻底下降，在梦中，然后回流，升高。

诗人穿灯草绒的衣服

八月的暑气里除了本来已经解散的精灵背上偶尔因为羽翼启阖而发出一点扇动的拍击，绝少任何声息。就是那样一种沉寂，将自己围在或疏或密的氛围里，一致的色泽，合着极大的不安，更多的慵倦，裹在鲜洁的被单里仿佛睡着了，几乎没有动静，甚至连呼吸起伏应该将布帛惹起些许和平的悉瑟，也都完全听不见了；或者因为那天地的吐纳其实都在足够的距离以外进行，为了回避或排斥我，一个绝对，超越敏感的少年，我想，何况时时更是附耳倾听着的，不只风闻，更蓄意追踪着，为了要听到什么，什么动作或思想的声音，将这盛夏八月合着炽烈的暑气浓密流放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的精灵

一一找到。

如果更晚一些，到秋天的时候，甚至不必一定到秋天，就是夏天的末尾吧，院子里那棵大树应该会在偶然当我适时注意到的时候，或刹那，听到叶子也飒飒作响，因风吹过，小小的气流正尝试从西南方向转换自东北那曲折的角度移动，开始造成一种早秋效果。我坐在榻榻米靠拉门这一边的椅子上，想象在另外的季节，暑气退却以后，在这样植有扶疏如盖的大树庭院一角，我将听到昆虫穿梭枝叶，攀爬升降粗糙的壳皮，细微而明暗闪烁，留下各种形状，深浅不一的痕迹，只有我看得见，不但听见了。可是现在还太早，溽热的空气里，茂密如恐龙时代濒临绝种的绿叶在晨光里竞生，千万只中型大小的眼睛快速眨着，显然受不了夏天近午的太阳如此持续，无休止的照射。但我想，晌午以后那树必然就变一种姿态，一种风神，即使生长在都市里。我曾经注视特定的若干树木，在秀姑峦溪谷山坳，太阳曝晒的强光下，或是午后未时渐渐的阴影里，看它们放纵，收敛的神态，缓缓随太阳变换位置，也调整着多样的眼色：那里，太阳提早从海面升起，迅速将万顷浩瀚照亮，无穷数的箭

矢朝不一致的方向疾飞，瞬息反射之间；然后，你还看到一整幅广大的天幕装满了神圣的光彩就在你分神刹那忽然外溢，倾泻到谷里，直到前方起伏的山坡为止；其时午牌方过，我们的太阳竟腼腆放慢了脚步，在遽尔拔高的大山上方逡巡，仿佛也有些犹疑，前后踟蹰，直到未时中段，才果决地超越一些大霸尖山，立雾山，奇莱山，和秀姑峦的绝岭与陡巘，抚马安驱，于钟鼓和簾竿声中太息将上，且将列山庞大的影一一抛掷在这边地表，我的树木于是纷纷把眼睛闭起来，埋没它们灿烂清扬的颜色，沉入一天最伤痛的时刻，令人不忍的，收敛的神态。

“是花莲吗？”

诗人忽然问我，上半身俯倾向我座位这一边，强烈的口音毫无掩饰，是一种艰涩的顿挫。

“嗯——”我从无边暗晦的树叶里浮出来，认真地点头。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记得你写的诗，”他很热心地说：“很多都发表了是不是？你都看到了吗？”我又认真点头。

诗人又说：“我当然记得。花莲寄来的投稿，但没想到你还是一个中学生啊——”

我的脸开始热起来，大概很快就涨通红了。我不习惯别人当面谈到我的写作，感觉很难为情。本来那些都是我个人的秘密，不能对人说的，尤其不能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就这样忽然提到，或许一对一还好。但今天是黄怂怂我来的。走吧，带你去拜访覃子豪，聊聊天玩玩。不远不远，就在六条通，下面那条一〇五巷。你知道吗？——来我讲给你听：我家是七条通，一二一巷；他是六条通；你姨妈家是九条通。再过去就没有了，是南京东路。诗人住的地方和黄家的确很近，沿着南北流向的小河走过去，在逐渐热起来的早上，感觉到一种沉默和安静，都市的涵容和外延，在这样一个阳光到处的星期天，很快就触及我神经最细密的内里，传达到末梢，甚至感觉一种从未曾有过的迷人，像针头怎样无意间灸刺了隐蔽的灵犀，一种快乐，一种舍弃与获取。小河岸上交叉种植的垂柳暑气里默默低头，稀落的长发在水面摆荡，又好像延伸着百只好奇的手臂，修长，袅袅试探河水的温度。安静的星期天，这是另外一种从未曾想到的情调，都市里无声泻注的流水，暂停生长的树木，干净空气在巷子里飘浮缓缓，没有昆虫或鸟雀的踪影，